



红色档案

# 延安时期 文献档案 汇编

HONGSE DANGAN  
YANANSHIQI  
WENXIAN DANGAN  
HUIBIAN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谷雨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 红色档案

延安时期  
文献档案  
汇编

谷雨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谷雨 / 《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编纂. —影印本.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

(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

ISBN 978-7-224-10915-3

I. ①谷… II. ①红… III. ①文艺-期刊-汇编-中国-1941~1942 IV. ①I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93937号



## 《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

### 编辑委员会

---

主 任：薛保勤  
副 主 任：陈怀刚 王建明 辛拴明 惠西平 宋亚萍  
主 编：朱鸿召  
执行主编：宋亚萍  
副 主 编：姚文琦 罗平汉 梁星亮 李乃斌 赵万吉  
编 委：王 继 杨忠虎 李忠全 孙国林 曹桂芳  
陈晓东 陈红彦 雷 波 贺治博 刘景巍  
张孔明

### 工作委员会

---

主 任：惠西平  
副 主 任：宋亚萍  
委 员：雷 波 贺治博 刘景巍 张孔明  
梁彩虹 王亚嘉 石继宏 管中湫  
参编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陕西省档案馆

## 编者的话

《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是一部全面展示延安历史风貌与革命风采的大型丛书。但凡目前能收集到的延安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珍贵文献档案史料俱囊括其中而予以精心整理、汇编，内容包括延安时期出版的期刊、图书，以及个人日记、笔记、单位档案材料等，以期为中共党史研究、延安时期历史研究和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研究，提供奠基性的资料。为了展现资料的历史原貌，我们采取了现代化影印技术，以体现其内在的历史价值。

该丛书首批推出60卷，主要收集整理了延安时期出版的期刊、图书，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会文件以及鲁艺的档案等，其他方面的档案资料也将按计划陆续推出。

该丛书为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图书，并得到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在此，我们谨致诚挚的谢意！

本书编委会

2011年11月

## 本卷说明

---

《谷雨》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编辑出版，编委会成员为艾青、丁玲、萧军等，1941年11月创刊，1942年8月停刊，共出版6期。该刊载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如小说、诗歌、散文、理论、通讯等，是研究延安时期文艺史的重要资料。丁玲著名的《在医院中时》，周立波的《第一夜》、艾青的《我的父亲》等文章，最初都是在该刊发表的。本书编委会搜集到的资料缺失原刊第五期第6、7页，特此说明。给读者带来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 目录

## · 第一卷 ·

### 创刊号

在医院中时 丁玲 .....	一
一天的伙伴 柳青 .....	八
我们的队伍 厂民 .....	一三
饥饿 何其芳 .....	一四
塞外杂吟 庄启东 .....	一七
书 吴伯箫 .....	一八
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 车尔尼雪夫斯基 作 周扬 译 ...	二〇

## 第二、三期

快乐的人 舒群 .....	二六
我，延安市桥儿沟区的公民 天蓝 .....	二九
追逐 罗烽 .....	三二
语言的贫乏与混乱——一封关于诗的信 艾青 .....	三七
河边诗草 纳雍 .....	四〇
在旅部里 刘白羽 .....	四一
争吵 魏伯 .....	四六
“新的文学运动” 大弦 .....	五一
普式庚底抒情诗 L·提莫费耶夫 (作) 玮璐 译 .....	五四
沙湄 雷加 .....	五六

延安鲁迅研究会一九四二年第一次工作进行商谈会摘记 ..... 五九  
 列宁与艺术创作底根本问题 亚尔特曼 著 曹葆华 译 ..... 六〇  
 我们第四小队 黑丁 ..... 六三

| 第四期 |

第一夜 立波 ..... 七四  
 政治家，艺术家 实味 ..... 七七  
 炭窑 黑丁 ..... 七八  
 鸡啼 陈企霞 ..... 八三  
 恐惧 马加 ..... 八四  
 号角之歌 李雷 ..... 八八  
 狱外记——长篇的□章 白朗 ..... 九〇  
 我立下纪念碑 普式金 作 埃弥 译 ..... 九五  
 论绦虫 M·高尔基 著 陈适五 译 ..... 九六  
 在晚霞里 奚如 ..... 一〇〇  
 哈兹山旅行记 [德]海涅 (作) 吴伯箫 译 ..... 一〇四  
 热情者 黄既 ..... 一〇八  
 抗战中苏联文艺动态一瞥 萧三 ..... 一一二  
 落伍者 陆地 ..... 一一六  
 樱子姑娘 张潮 ..... 一二〇  
 在死的阴影里 白洛麦尼斯 ..... 一二四  
 白洛麦尼斯 R. PELGHE 作 又然 译 ..... 一三四  
 剧运二三问题 江布 ..... 一三五

| 第五期 |

关于立场问题我见 丁玲 ..... 一四〇



谈延安文艺工作的立场、态度和任务 艾思奇 .....	一四二
杂文还废不得说 萧军 .....	一四五
论文人的敏感同自我意识 严文井 .....	一四九
花朵 刘白羽 .....	一五一
寂静的国土 何其芳 .....	一六四
关于艺术的内容与形式 周扬 .....	一六六
手——几段轮廓 陈企霞 .....	一六七
春耕 厂民 .....	一七六
在故乡 柳青 .....	一七九
夜 邢立斌 .....	一八四
基督第四次跌落在他的十字架下面 [意大利]G. GERMAN- EITO(健尔麦南多) 又然 译 .....	一九〇
风雨中忆萧红 丁玲 .....	一九四
果戈理论 高尔基 著 曹葆华 译 .....	一九六

## | 第六期 |

我的父亲 艾青 .....	二〇八
宿营——追忆亡友白乙化同志远征察哈尔时即景 马加 .....	二一一
织羊毛毯的小零工 贾芝 .....	二一七
高志坚 军右 .....	二一八
散文二题 鲁藜 .....	二二三
坏老婆 左琴科 著 曹葆华 译 .....	二二五
荒村 周而复 .....	二二七
关于高尔基 萧三 .....	二三二
马 方纪 .....	二三四
闻铃 余修 .....	二三五
电话 (犹太)大卫·柏格尔生 作 黎路 译 .....	二三六
查伊可夫斯基和他底作品 A. ALCHVANG 又然 译 .....	二四四

# 穀雨

在醫院中時

中華全國文藝界救國會  
分會會刊

創刊號

編輯：文安廷 編輯部

第四一一年十一月五日

定價：一元

目錄

在醫院中時	丁玲
一天的快事	柳青
特與散文	
我們的隊伍	民
朝俄	何其芳
寒外雜吟	莊哲夫
書	吳伯簫
藝術與現實之美學的關係	周凱

只見其極端。

十二月裏的末尾，下過了第一場雪，小河水河都結了冰，風從收攏了的山崗上吹來，刮着牲口的蓬頂上的草，嗚嗚的叫，又邁步到溝底下去了。草葉更沒着野雞，促促的撲着翅子，更邁步那些石梁或是土窟洞裏去。白天的陽光，照射在那些冰凍了的牛馬糞堆上，蒸出一股難聞的氣味。幾個無力的蒼蠅在那裏打旋，可是黃昏很快的就罩下來了，蒼茫的，涼涼的從遠處的山崗上，從剛剛可以看見的天際邊，無聲的，四方八面的靠近來。烏鴉打着寒戰，狗也夾緊了尾巴。人們便都回到他們的家中，那唯一的瘦身的當洞裏去了。

那天，正是這時候，一個穿灰色棉衣的年輕女子，跟在一個披一件羊皮大衣的漢子後面，從溝底下的路上走來。這女子的身段很俏巧，又穿層男子的衣服，簡直就像一個未成年的孩子似的。她在有意無意的做出一副高興的神氣，踏着兩雙黑的小鞋，欣喜的探照荒涼的四周。

「你是沒有什麼工作經驗的，將來麻煩你的時候一定很多，總請你乾忙才好。」李科長！你是老革命，那像說來吧？」

「現在得忙於用這堆爛肉了，她以為不管到什麼機關去，總得先同這堆爛肉工作人員弄好。在學校的時候，每逢到廚房打水，到收發科取信，上煤油，拿炭，就總是拿出這末一副討好的聲音，可是倒並不顯得卑屈，

丁玲

走在前邊的李科長，有着一般的管理科長不拿小徐的風度，假若將軍似的披着一件老羊皮大衣。他們在有的時候顯得很笨，有時却很聰明。他們會使用家裏裝設粗野的私人術語，當勤務員死了錯誤的時候，他們也會很微妙的送一點錢，雞蛋，西瓜子給科長，找務處長，或者主任。這並不卑屈，因為以由他的職業工作好，不會有其它什麼嫌疑的。他們從那山崗上得到這山崗，在溝邊一望，會閃過白衣的人影。於是那年輕女子，便大大的吸了一口氣，像特意要安慰自己似的說：「多麼幽靜的荒涼的虛幻呵！」

她不敢把太愉快的「安」字說出來。

和科長都是做所怕的，所以不管遇着怎樣的环境，他都好好的替它做一個寬容的恰當的解釋。但他在這一下午，她就總是這末一副恍惚的模樣，却又裝得很安心的樣子。

跟在管理科長的後面，走進一個院子，而且走進了一個密洞。這就是她睡住下來的，這簡直與她的希望相反。這洞裏決不會很小，決不會有充足的陽光，一定是很潮濕。當她一身在空曠的黑暗中時，便感覺得在身的周圍，有一股雨人的冷風吹來，轟轟的，黃昏的陽光在身的周圍，浮着一層凄慘的寂寞的光，人象凍在一個幽暗的，如坐牛羸的洞末一個世界中，與現實脫離了似的。

她看見她的小皮箱和細藍布已經孤獨的放在那冷地上。這李科長是一個好心的管理科長，他在動手替她把那四根棧柱支着的舖整理起來了。

「你的被褥櫃的櫃！」他抖着那像餅似的被子時不禁忍不住的叫起來了。即是在隊伍裏做這種櫃的被子也不多見的。

她悶了這大寒，心也不覺得有些過意，但並不是不問向人要東西的，她說：「我不大怕冷。」

在她的舖的對面，已經有一個舖陳得很好的舖，他告訴她那是住着一個姓張的醫生的老婆，是一個看護。於是她的安穩的，清潔的，有條理的獨居的生活的夢想又破滅了。但她却強烈的安慰自己：「住在這樣大的一間草裏，是應該有一個伴的。」

那位管理科長不知怎樣一搞，床却掉在地下下了。他慌慌的走了，大約是找斧子去的吧。

這年優女子便露在地上將這所舖的床舖收拾起來，她找尋着可以使用的工具，她看見靠窗戶放有一張舊的白木桌。假如不靠着什麼那桌子是站不住的，桌子旁邊隨便的騎着兩張凳子。這新辦不久的醫院裏的傢俱，也似乎是從四方搜羅來的殘廢者呵！

用什麼方法可以打發這目前的無聊的時光呢，那管理科長又沒有來？她只好回到院子裏去。院子裏的一個黃連和一個草堆連接起來了，簡直沒有插足的地方。兩個女人跪在草堆里，混身都是草屑，一個掌管鐵刀，一個把着草束，專心的鏟着，而且播弄那些切碎的草。

她站在她們旁邊，看了一會，和氣的問道：「老哪！吃過了沒有？」「沒吃呢！」於是她們停住了手的動作，好奇的，呆呆的來打量她，並且有一個女人就說了：「呵！又是來養娃娃的呵！」她一頭剪短了的頭髮亂蓬蓬的像個野蠻的野蠻馬巴。而從那兩雙眼睛裏透射着草的憂中，露出一塊破布片似的蒼白的臉，和兩個大而無神的眼睛，有着魚的表情。

「不，我不是來養娃娃的。是來養娃娃的。」在沒有插過草的女子一聽到什麼養娃娃的話，如同吃了一個蒼蠅似的心里湧起了欲吐的嫌厭。

在朝東那面的三個窗里，已經透出微弱的淡黃色的燈光。有打生嬰兒的啼哭，這是她會聽過的一種空虛着溫柔而安耐的小小生命的呼吸呵。這嗚咽的聲響帶了無限的新鮮來到她胸懷，她不禁微微開了嘴，舒展了眉頭，向那有著燈光的屋子裏，投去一種遙遠的愛撫：「明天，明天我要開始了！」

再轉到外邊時，暮色更低的壓下來了。溝底下的樹叢只成了模糊的一片。遠遠的半山中，穿着一縷灰色的帶子，晚霧在那裏飄蕩。雖說沒有多大的風，空氣却刺骨的寒冷。她只好又走回來。她驚奇的想自己已經有了燈光的自己的住處。管理科長什麼時候走回來的呢。她的舖也許安置當了。她到那裏時，却只見一個穿黑衣服的女同志端坐在那已有的舖上，就着一盞麻油燈專心縫着一雙鞋面，那麻油燈放在兩張草席起來的凳上。

「你是新來的醫生，誰呀？」當地問她的時候，就像對一個大天見慣了的人似的那去坦直和自然，隨便的投來了一瞥，又去弄她的鞋面去了。這種樣的呼聲一個不知名的小調。

她一點也沒有注意從這新來的舖那裏是發來了如何的高興。她只用平淡的節制的字眼在回答她。她好像一個苦行者，在她的床的對面，多睡一個人或少睡一個人或更換一個人都是一樣，沒有什麼可以引起她的。她把鞋面翻看了一會之後，便把鞋面擱下了。却又不要，只坐在被子裏，聚精會神，從新又唱着一個陝北小調。

隨着又去把那根棧柱拿來敲敲打打，怎末也安置不好，她只好把舖開在地上，決心熬過這一夜。她又坐在被子里，無所謂的把那個醫生的老婆打量起來了。

這不是很美嗎，她有一個端正的頭型，黑的髮不多也不少，五官都勻正，額項和肩背也很適宜，也許正是宜於移在畫布上去的線條，可是她彷彿沒有感情，既不溫柔，也不凶惡。既不顯得聰明，又不見得愚蠢。顧客聽她一些話語，也說說道，也反問過她，可是你無法測出她是喜悅呢，還是厭憎。

忽然那看像像什麼針刺了似的，陡的從被子里跳出來了。一直闖了出去，踉蹌地推開了間壁的老百姓的門，一邊設法着什麼，帶着高興的走了進去。那會因為她跑走時被舞起一陣大風的被子，有大半拖在地上。現在又只剩陳萍一個人。被子老蓋不嚴，燈因為沒有油只有一點點微弱的火光。老鼠出來了，先是在對面床底下，後來竟跳到她的被子上來了。她跪臥在被子下，也不敢脫衣被，寒冷不容易使人睡着。她不能不想到許多事，僅僅這一下午所遭到的也就够她去消磨這深夜的時候了。她竭力安慰自己，鼓勵自己，罵自己，又替自己這染着新的希望的機關。努力使自己在這黑暗中睡去，可是對面牛欄里的牛，不斷的嚼着草料，還常常用蹄子踢着什麼。她再說開眼時，房子里已經漆黑，這不測在什麼時候已經熄滅，老鼠便更兇敢的邁過她的頭。

很久之後，才聽到開張的醫門又開了。醫生的老妻便風雲叱咤的一路走回來，門大聲的響着，遞回了一張票子，又關住了自己的被子，於是她大聲的罵：「狗畜的，操他奶奶的！給這末一滴兒油，一點便果了，真他媽拉格！」他這串的熟悉的話，那些極其粗魯的話，她從那些大兵們學得很好，不過即使如此這末罵着的時候，也並看不出她有多大的憤恨，或是顯的發覺。

蘭萍這時一聲也不響，她從嘴裏的勳章中，辨別出她這才一定吃過什麼便滿意的東西了。那看護換上床之後，頭一着枕，便響起很勻稱的響聲。

蘭萍是上海的一們產科學校畢業的學生。是依照了他父親的理想。才進去了兩年，她自己就感到她是不適宜於做一個產科醫生。她對於文學的書籍更感到興趣。她有時甚至討厭一切醫生。但仍整整住了四年。八三三的炮火把她投進了戰爭。她到傷兵醫院去服務。耐心的爲他們洗換，替他們寫信給家裏。常常爲了一點點須索奔走。她像一個母親一個情人似的看護着他們。他們也把適當一個母親一個情人似的依靠着。他們傷好了，她爲他們愉快，可是他們走了。有的向她說了聲再會，也有牽一對道謝的信，可是也就不會再有消息，她便悄悄的拿回那夜裏的愛情，再投擲到新來的傷兵身上。這樣的流浪生活，幾年消磨了她一輩子，她受了很多的苦，艱難的跑到了延安，才做了抗大的學生。她自己感覺到內在的什麼地方有些改變，她用心悄悄的從未變，陶過的一些書籍，舉着在很多人面前發言。她彷彿看見了自己的將來，一定是一個活躍的政治工作者的面目出現。她很年輕，才二十歲，自恃聰明，她滿意這生活，和這生活的道路。她不會浪費時間，和沒有報酬的感情。在抗大又住了一年她成了一個共產黨員。而這時政治處的王主任找她談話了：爲了黨的需要，她必須脫離那到延安安國學，到延平的一個剛開辦的醫院去工作。而且醫務工作應該成爲她終身對黨的貢獻。

她聽了，她整齊過，說她的性格不合，她可以從事更重要的或更不重要的事情。甚至她流淚了。但這些理由不勝那部那主任的決心，就是不許她離開。她聽了，她整齊過，說她的性格不合，她可以從事更重要的或更不重要的事情。甚至她流淚了。但這些理由不勝那部那主任的決心，就是不許她離開。

她聽了，她整齊過，說她的性格不合，她可以從事更重要的或更不重要的事情。甚至她流淚了。但這些理由不勝那部那主任的決心，就是不許她離開。

開她生活的局面。可是「黨」，「黨的需要」的機關委在頭上，她將這抗黨的命令？龍不顧這鐵匠鑿，這由她自己委上來的了。她只有愛，但她却說好只去做一年。而且打掃了心情。用愉快的調子去迎接該到來的生活，伊里並不說過嗎？「不愉快只是生活的恥辱。」於是她到醫院來了。

院長是一個四川人，糧田的出身，後來參加了革命，在軍隊里工作很久。他對醫務完全是外行。他有一種對女同志並不須要尊敬和客氣的態度。接見了蘭萍。像看一張買草料的收據那樣懶洋洋的神氣讀了她的介紹信。又釘着臉瞪了一眼：「唔，很好！留在這里吧。」但他是很忙的，他不能同她多談。對面屋子住得有指導員，她可以去投櫃。於是他不再望她了，端坐在那裏，也並不動手作別的事。

指導員武守榮同志，一副八路軍里青年隊隊長的神氣。很矯筋，却又很愛說話，衣服穿得很整齊。表現出一股很樸直很幼稚的熱情。有點羞澀，却又企圖裝得很大方。

他告訴她這里的困難，第一，沒有錢。第二，兩般來，救濟工作還不好，動員難。第三，醫生太少，而且幾個負責的都是外邊剛來的，不好對付。

把過去歷史，做這這指導員的事也同她說說了。他是多麼想回到邊上去啊。

從指導員房裏出來之後，在一個下午邊遇見了幾個有關係的同事。那化驗室的林莎，在用一種怎樣厭意的眼睛來望她。林莎有一對細的長的長眼，笑起來的時候，變成一條半圓形的綫，兩角住了淚，眼皮微微腫起，露出細細的閃閃的光輝。好似在等待着什麼愛戀，好讓在兩人：「你這，我這不該這怎麼？」可是她對面剛來的蘭萍，眼裏只閃出一種不屑的神氣：「唔！什麼地方來的這蠢婆，看那套酸樣了！她的話有很響的變化，有時像一朵微笑的花，有時像深夜的寒風。她的說話非常簡潔。用很極的調子說話，這蘭萍又顯得笨笨，又顯得很對。

蘭萍只多愁的對她笑，心里想：「我會怕她什麼呢，你用什麼來同我鬧呢？我告訴你你鬧我。」她正想着這時的這心，她就要做到。

又看到一個在抗大的同學，張芳子，她在延平文化教育。這蘭萍喜歡在人面前唱歌的人，本來就來引起這蘭萍的注意的。這她一個最喜歡唱歌的蘭萍的打發去每一個日子的人。她有對這溫柔的性情，那她出來的這蘭萍的時候，她都不必拒絕的，而且她覺得這必要。她並不會出於她這性靈的性情，只不過因爲她是一個這這這這這人。蘭萍在抗大的這

有彈性，不能狹。別人的興趣維佳。應在兩看見她時，還湧起一些歡喜，可是再看見她那 庸俗的平板的臉孔時，心就沉在海底下似的那末平穩，那末涼。

她又去拜訪了。產科主任王俊傑醫生。他有一位混身都是教會女人氣味的太太——她是小兒科醫生。她總用着白線人看有色人種的眼光來看一切，像一個受驚的仙。千下應凡世，又顯的慈悲，又顯的委曲。只有她丈夫給了陸萍最好的印象。這是一一個有紳士風的中國男子，面孔紅潤，聲音響亮，時時保持住一種專務上的心滿意足，雖說她看的出他只不過是一種資產階級所慣有的虛偽的誠實。付，然而却有精神，對工作熱情，她並不喜歡這種人，也不需那這種人做朋友，可是在工作上她是樂意和這種人合作的。她不敢在那裏坐的很久，那位冷冷的坐在側邊的夫人總來逼害怕，即使在他的和氣和做得很明細的氣氛之下，她也感到有一種說不出的壓抑。

不管這種種的現象，會給與她多少不安和勞倦，然而在睡過了一夜之後，她都把它的像衫袖上的塵土抖掉了，她理性的批判了那一切。她又非常有原氣的跳了起來，她已覺的她有太多的精力，她能擔當一切。她說，讓新的生活好好的開始吧。

三

每天把早飯一吃過，只要沒有特別的事務，她可以不等主任醫生，就輪流到五間產科宿舍去查看。這兒大半是陝北婦女，和長征來的四川女同志，和很少的蘇州抗大，陝公或魯南的學生。她們都喜歡她，每個人都用熱心的，謹慎的照顧來愛護她，熱烈的喊着她的名字，填的她的出許多關於病症的問題，有時還在她面前發着小小的脾氣，女人的愛護。每個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讓這樣的情形在開始，也許可以給人一些興奮和安慰，可是日子長了，天天是這樣，而且她們並不聽她的話。她們像很怕生病，却不要乾淨，常常使用沒有消毒過的紙，不願洗澡，生產後不到三天就悄悄爬起來自己背上繭繭，盡量她們儘量睡，實際她們都是做了母親的人，却要別人把他們當小孩子看待，整天重覆着那在叮嚀的話，有時也得假裝生氣，但結果房子裏仍舊很懶，做勤務工作的看裝沒有受過教育，什麼東西都裝在昆蟲里，洗衣洗幾天不來，院子裏四處都看得到有用過的棉花和紗布，裝着着爛爛不死的蒼蠅。沒有消毒法，只好得用口罩，用毛巾遮着頭，拿一把大帚掃去院子。一些病員，老百姓，連看護也在內都圍着看。不一會，她們又把院子弄成原來的樣子了。雖不會

感覺的有什麼抱歉。

除了那位張醫生的老婆之外，還有一位不知是那國說講的英語講技的老婆也在這里。她們都是產科室里的看護。她們一共弄了三個月的編制，也可以說幾十個字，配得十幾個中國藥名。她們對看護工作既沒有興趣，也沒有認識。可是她們不能不工作。新的恐慌在壓迫着。從外邊來了一批又一批的女學生，雖給的條件經常被提出。自然這里面也不缺少真正惡劣，圖章克苦一點，向着獨立做人的方向走，不過大半仍是又驕，又懶。這兩位夫人，尤其是那位已經有了廿六七歲的總務處長的夫人擔着十足的架子。穿着自製的中山裝，在稀薄的黃髮上束上一根皮女帶，自以為漂亮。滿想顯做一下的那麼凸着肚皮在院子中擺來擺去。她們毫無精神，又懶又驕，只有時對於鞋襪的縫補，衣服的漿洗才表示無限的興趣。於是她不得不催促她們，催促不成就只好代替。她為了不放心，也只得守着她們消毒，替孩子們洗澡，做棉花球，紗布球。為了不願使病人產婦多受苦痛，便自己去替幾個開刀了的，發燙了的換藥，這種或為習慣了的道德心，雖不時變，為許多人看不起，而在地面是在很小的時候，就已經被養成。

一到下午，她就要變得愉快些，這是說當沒有產婦臨產而比較空閑的時候。她去參加一些會議，指出她在頭天夜裏草擬的一些意見書。她有足夠的熱情，和很少的世故。她陳述着，辯論着，傾注着她那天所看見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事。她不慣的觀察別人的顏色，把很多人不願講的，不願講的都講出來了。她得到過一些擁護，常常有些醫生，有些看護來看她，找她談話，尤其是病員，病員們也聽說了地常常為了他們的生活管理，和醫藥的改革與很多人讚美，他們都很同情她，但她已經成為醫院裏小小的怪人，被大多數人用異樣的眼光看着是不成問題了的。

其實她願意見也被大家承認是很好的，也決不是完全行不通，不過太新奇了；對於已成習慣的生活中就太顯的不平凡。但做為反對她的主要理由便是沒有人力和物力。

而她呢，她不管，只要有人一走進產科室，她便會指點着：「你看，傢俱是這樣的壞。這根唯一的注射針已經彎了。而醫生和助產士都說要學醫使用雙針，橡皮手套壞了不講它，不容易補完，可是多要兩三斤炭是可以的。這所產房太冷，如何適合於產婦和生出的嬰兒……」她帶着人去巡視病房，好幾人知道沒有及於教育的需要是不行的。她形容這些病員的生活，簡直是多事。她替他們要清潔的被褥，暖和的住室，豐滿的營養，有次序的衛生。總着他們要寫信，看報，要有不拋形式的娛樂會，和小型的

觀察呢……

聽的人都很有興趣的聽着她的講述，都圍除了笑一笑以外再沒有什麼有用處的東西了。

然而也決不是毫無支持，她有了兩個朋友。她和黎澍是在很融洽的談話中便結下了堅固的友誼。這位在外科室做助手的同屬於南方的姑娘，顯得比她結實，單純，老練。她們兩人談過去，現在，將來，尤其是將來，他們做着同樣的美麗的幻夢。她們許諾着在醫院的一切人。她們奇怪為什麼有那末多的想法都會一樣，她們也不去思索，便又談下去了。

除了黎澍之外，還有一位常常寫點短篇小說或短劇的外科醫生解厲。他在手術室是位最沉默的醫生。他不准多動一動。有着一副令人可怕的嚴肅面孔，他若說到連用三個字一句的話也不說，總是用手代替說話。可是談起閒天來便漫無止境了。而且是很長於插話的。

每當她在工作的疲勞之後，或者當感覺到在某些事上，在某些環境裏受着一些無名的壓迫的時候，總不免有些說不出的抑鬱，可是只要這兩位朋友一來，她可以任情的在他們面前抒發，她可以稍稍把話說的尖刻一點，過分一點，她不會擔心他們不了解她，要曲解她，指責她，悄悄去告發她。她的煩惱便消失了，而且她們計劃着，專着如何把這步弄好，把工作做的更實際些。兩個朋友都愛了她，說她太熱情，說她什麼都沒有通通理解便沒有價值。

她們出談醫院裏發生的一些小新聞，譬如林莎到底會愛誰呢，是院長，還是外科主任，還是另外的什麼人。她們都討厭着院長和院長和林莎聯繫，然而在心裏裏，三個人同樣討厭着那對於屬美的女人而對院長也毫不不能計較。尤其在臨牀，幾乎對林莎有着一種不可解釋的提防。醫院裏還傳播着推選員老要打了張芳子耳光的事。老要又到衛生部去告狀，所以張芳子便被調到兵站上的醫務所去了，而且大家猜測着她在那裏也美不長。她會像推選員那樣嗎……

醫院里大家都很忙，被天埋着技術上的學習，理論上的學習，常常開會，可是為什麼大家又很閒呢，互相傳播着談話又和誰在談呢，誰是誰，誰不是，為什麼不是呢，有問題，當然是政治問題，那就有危險……現在也有人在談論軍的閑話了，已經不是關於那些虛構的事，她對於醫院的制度，設備，處得很多，起先還有人敢於放大地，說其熱心，竟敢出風頭，慢慢的成了老生常談，不以為人所注意，竟使她的話還有反

響，也不能成爲不可勝數，不足以引起辯論。可是現在爲了什麼呢。她常常被別人在背後指點着，甚至躺在床上的病人，也聽到一些風聲，暗暗的在研究的眼光來望她。

但像她的這種一點也沒有得到暗示。她仍在與這很深厚的去照顧着那些產婦，那些嬰兒，爲着她們一點點的須索，去同管理員，總務處，秘書長，甚至院長去爭執。在寒風裏，更緊了一件短棉衣，從兩個山頭跑到那個山頭，險都凍腫了，腳後跟常常裂口。她從沒有埋怨過。尤其是夜晚，有大半數的夜晚她得不到整晚的睡眠，有時老早就有一個產婦等齊在夜間，有時半夜被人叫醒，那兩位看護員子很小，黑夜裏不敢一人走，她只好就在那裏的可以讓死人的深夜學到廚房去打水。接產室雖然燒了一盆炭火，而她在橡皮手套裏的手，常常冰冷得發僵，她心裏又急，又不敢講出來。只要不是產產，她就一個人做了，因爲主任醫生住得很遠，她不願意在這樣的寒夜里去驚醒他。

她不特對她本身的工作，仍然拖着服務的熱忱。而且她很願意得到更多的經驗在其它的技术上，所以她只要達到那滿施行手術的時候，恰巧她又沒有工作，她便一定去見習。她以爲外科在戰爭時期是最需要最緊要的了。假如她萬不得已一定要做醫務工作的時候，做一個外科醫生是比做產婆好得多，那末她可以到前線去，到林林彈彈裏奔波忙碌。她總是愛飛，總不滿於現狀。最近聽說鄭鵬有一個大開刀，她正準備着如何可以使自己不失去這一個機會。

四

記着清潤天晚上乘運送來的消息，等不到天亮就醒了。也因爲五更天特別冷，被子薄，常常會冷醒的。一醒就不能再睡。窗戶紙透過一層陽光，把窗洞裏的物件都照得很清楚。通用黃昏的眼光去對面床上的張醫生的老婆。她總像一個在白天的玩得太疲倦了的孩子似的那末整夜的噴着不勻的呼吸，她也同她一樣有着最年華的年齡，她工作得相當累，可是總只有一覺好睡，她記得從前睡覺也會醒，却醒的迷迷糊糊，翻過身，搖不住睡的一下就又睡着了。然而睡不着，也很好，隨便觀看着淡白的窗紙而去想許多事；許多毫不重要的事，平日沒有時間想這些，而想起這些事的時候，却是一種如何的享受呵！她想清潤南方的長滿綠草的原野，想清潤那些溪流，村落，各種不知名的大樹，想清潤家裏的庭院，想清潤母親和弟妹妹，家裏屋頂上的炊煙還有麼？原還有麼？人到何處去了？想着幼小時的

伴侶，那些年青人勸出來沒有呢？聽說有幾人是到了這地步……她夢想到有一天她回到那地方，她呼吸著那帶著野花香，水草氣息的新空氣，她被故鄉的老人們擁抱著，她希望這能看見母親，她離家快三年了，她剛張了許多，但在什麼地方，她仍需要母親的擁護呵……

窗戶外無聲的飄著雪片，把昨天掃開的露又蓋住了。徹明的雄雞，遠近的叫著，一陣陣的敲着窗的響聲，隱隱約約傳來，於是她便又想著一個問題：「手縫室不燒煤爐如何取暖呢？這煩惱着院長了，她只懂得理苦要眼苦，却不懂得醫治護理工作的必需的嚴格的條件，他沒換外科主任，為什麼他不固執着一定要裝煤爐，而且煤爐也應該說話，讓他們的責任，為什麼兩次不來，再要下去呀！她覺得非常的不公平，於是她爬了起來，她輕輕的生火，點燃燈，寫着懇求的信法給院長。她給婆婆也寫了一個條子，叫她去做些工作，而她自己不能離開產科病室。她把這一切做完後，天便大亮了。她再緊張起來，她希望今天下午不會有臨產的婦人，她帶着歡喜的希望去開刀呵！

黎萍沒有來，也沒有回信。她忙著準備下午手術室裏所需用的一切。假如昨晚缺少了一樣東西，而影響到病人去醫時，則這責任應該由她一個人負擔。所以曉得整理全個屋子，把一切都消毒，把傢伙失序的放着，以便動用時的方便。她又分配了兩個看護的工作，叮囑着她們應該注意的地方。她竟一點也不放鬆的。

師弟也來檢查了一次。

「隨着來的你看着好麼？」黎萍把早晨收到的紙條給他。「我極無論如何在今天是不可能，也來不及。所以我並沒有聽她的話，不過假如太冷，我以為可以換幾次再動手術，這是要你斟酌的。」

黎萍把紙條仔細的看了幾遍，沒有什麼好說，除了點頭，便又去整理準備好了的那些刀鑽子，嘴子。那精緻的金屬的小傢俱，傑然的放散着光。然而在他却是多麼惡毒的種類。他把一切都整理了一遍之後，向黎萍點了點頭，意思是說：「很好」。他們整理完後，便只是「工作」上的關係。他下命令，她服從，他不懂她有一點做為朋友時的親皮的。最後，在走出去時，才說：「兩點鐘請把一切都弄好。生一盆火。病人拿不得我們去安置火爐。」

一吃過午飯，黎萍便逃也似的轉過邊山頭來。

黎萍也碰了那種沉默和嚴肅。她只顧她說入不能等到裝置火爐。她看見手術室裏已經有幾個人。她陡的被一種氣壓壓着，無言的去穿好那

清潔過的衣服。

病人是在睡下邊的牀腹間中丁一小塊錢。這是在兩月前中的時候，曾經在他身上取出過十二塊，只有這一塊確確，才經取過一次，沒有找到。這是第二次了，因為最近給了他些營養，所以顯得還不算無力。他認自己走到手術室來，並且打算把這塊也取去。不過他身上那塊顏色也蒼白了，他用一種恐怖而帶着厭倦的，眼光來望着這羈束他的人。他顫抖着問道：「他個錢頭？」

「快得很。」是誰答應了。但隨着心裏明白醫生向病人總是不說話的。

黎萍覺得輕便，只穿一件羊毛衫在裏邊。黎萍也沒有穿棉衣。大家都用着一種特快神的那未成說和謠言。病人躺在那裏，他們想這用藥水洗着。總得看見原來的傷口，有一寸長的一條。黎萍對她做了一個手勢，她明白要她閉着嘴滴着。科羅芳的氣味她馬上呼吸到了，但那不要緊，她只能嗅到一點，而散着數的病人，很快必數不出聲音來了。

她看見那塊非常熱辣的去割着，滑着，翻開着，繁忙的用紗布去拭乾流着血，不斷的換着使用的傢俱，黎萍一點也不驚慌的送上每一件。刀口磨了一小半，紅的，綠的東西都由醫生輕輕的從那裏托了出來。又把傷口伸進去，他在找洞，找着那破得極限一塊錢。

房子裏燒了三盆木炭火，却仍然很冷。關門時時時把肚子藏在火裏而又上了藥藥的病人。她一點不敢疏忽自己的職守，她時時注意着他的呼吸和反應。

醫生又按着，又聽，又翻開復舊的東西，黎萍在一邊。微微的滿氣從那翻開的口中往外冒，時間過去快半點鐘了。黎萍用清涼心的神色去望那病人，可是他並沒有理會她，他又把刀口再往上拖幾寸，重新在靠近腸胃的地方去找，而血仍在有的時候流出，他仍得找下去，這人臉色更蒼白，他很怕他冷，而她自己却感到有些頭暈。

房間顯得很嚴密，又燒着三盆熊熊的炭火。黎萍這時時焦急起來了。已經有三刻鐘了，他們有七個人，還未被放在一間不通風的屋子裏，如何能受呢？

他研究那塊錢被他用一塊最小的鑽子夾了出來，有一粒米大，鐵片周圍的肉只有一點點地方化了膿。於是他又開始割肉，黎萍覺得實在頭暈目眩，但她仍支持着，可是在這時黎萍却忽然在床上下不動了。她因為在這間屋子裏受得最久，炭氣把他燒壞了。

「夾到冷院子里去。」黎萍向兩個看護命令着。另外那個醫生馬上擔任了黎萍的工作。黎萍看見黎萍死人似的被人抬着抬出去，她淚水湧着。

眼睛。她不知道她還會活不會活，只想跟着出去看，可是她明白她在替着另一個人的生命。她不能走。

鄭鵬的動作更快。但等不到他完畢，薩萍也支持不住的呻吟着。「扶她到門口，把門開一點縫。」

薩萍俯個在門口。然而却清醒了一些。她揮着喊道：「進去！進去！他一人不行的。」

於是她一人在門口往外爬，她想到要往那裏去。兩個走回來的看護，把薩萍拉了一下又放下了。

她沒有動。雪片飛到她臉，她發抖，牙齒碰着牙齒，頸裏還有東西不住的往外撞。不知道睡了好久，她聽到很多人走過她身邊，她意識到是把病人抬回去。她心想天已經不早了。她夢想到去睡，但又想她要去看護，假如要進有什麼好夢，啊！她在那裏的年青呀！

冷風已經把地吹好了，但一種激動和虛弱主宰着。她嚙嚙嘴的在雪地上奔跑，風在她周圍叫，黃昏落了下來，她滿臉掛着淚水和雪水，她哭喊着：「就這末犧牲了麼？她的媽媽一驚也不知道的呵……」

她沒有找到夢醒，却回到自己的營。她已經完全清醒，她需要勝利的睡眠，可是爲着這一切不知是什麼東西壓迫着，忍不住要哭要叫。

病員都擠在她屋子裏，做着各種的猜測，有三四來被子壓住她，她仍在裏面發抖。

到十一點鐘帶了領事剛來看她。鄭鵬一樣也眼裏帶利害，但他却面支持到把手術弄完。他一個人的雪地的山坡上坐了一個鐘頭，使自己清醒。然後才走回來，吃了些熱開水。他看着雪灘，雪灘已經留好的睡了，他又吃了點東西，便帶着藥片來看她。

薩萍覺到有朋友在身邊，更覺得軟弱，她不住的嚙嚙的哭了起來。她只希望能見到她母親，倒在母親的懷裏痛哭才好。

鄭鵬服侍她吃藥吃好藥才回去，她是什麼時候睡了的呢，誰也不知道。然而即便在第二天，雪灘也走過來看她的時候，她還沒有起來，她問薩萍說，似乎什麼與她都沒有，只想就還未病着躺着不動罷。

五

薩萍像着了魔似的都沒有出來，薩萍院裏的講話却四處飛。這些話並不相同。有的說她和鄭鵬在戀愛，有的說鄭鵬不愛她，她那夜就發瘋了，現在還在苦相思病。有的更說是組織不准他們戀愛，因爲鄭鵬是非黨員，來源不明……

薩萍自己無法聽這些，她只覺得自己一腦筋混亂。現實生活使她感到太

可怕。她想着爲什麼那晚有很多人在她身旁走過，却沒有一個人援助她。她想着院長爲節省幾十塊錢，寧肯把病人，醫生，看護的生命來冒險。她想着她日常的生活，到底於革命有什麼用？革命到底是爲着廣大的人類，爲什麼最近親近的同志却這樣缺少愛。她悶悶着，她問她自己，是不是我對革命有了動搖呢。

舊有的神經衰弱症便又來纏着她了。每晚都失眠。支部里也有人在批評她了。小資產階級意識，知識份子的美態主義自由主義等等的帽子都往她頭上戴，總歸就是說黨性不強。

院長把她叫去說了一個。

病員們對她也冷淡了，說她浪漫。

「的，應該鬥爭呀！她該同誰鬥爭呢？同有人嗎？要是她不同他們鬥爭，便應該離開，便不應該在這裏使人感到麻煩，那裏，她到什麼地方去？她神命的想站起來，四處走走，她尋找着剛來的這股心緒。然而一切更不願了，她只能成天鎖緊了眉毛在密洞裏冥想。

鄭鵬兩人也奇怪着爲什麼她一下就真弱下去。他們常常來同她談天，替她減少些煩悶，而事實却更多了。甚至連指導員也相信了那些謠言而正式的質問她，爲戀愛而妨害工作是不行的。

然而像這樣的談話，雖使她感到驚訝，與憤恨，却又把她激怒起來了。她寡仇似的四處找着證據來進攻，她指摘着一切。她每天苦苦尋思，如何能攻到別人，她永遠相信，真理是在自己這邊的。

現在她似乎在一種另一種力支持着，只要有空便到復發病房去，她搜集着許多意見，她如控告他們。她到了第六號病房那裏住得有一個沒有病的容着病疾的人。他沒有等她說話，他就招呼她坐下。用了一種寒人的氣切來接待她。

「同志！我來醫院已經兩個多星期了，聽到些別人說你的事。那天說想和你談談，你來得正好，你不必同我客氣，我聽得真着才能接待你的。我的雙腳都沒有了。」

「爲什麼呢？」

「因爲醫務工作不好，沒有人才，冤冤枉枉的就把雙腳斷了。」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三年了，那時許多夜都只想自殺。」

薩萍不懂得如何安慰他，便說：「我實在登不下去了。我們這醫院像個什麼東西！」

「同志，現在，現在簡直太享福了。你看，我身上被子很少，早前我爲這要緊住在醫院裏，幾乎把我整個人都暖了被子呢。」（下接第十八頁）



# 一天的伙伴

柳青

我們十五個人，除了隊長和我，都是聯軍以前的大學生和中學生；我們現在被派到呂梁山前線的一個支隊里去工作。昨天，四邊約八十里的兩個兵站派了一個運糧員，趕着一匹驢子，騎了我們的戎裝，送我們到這裏。這是一個離前線更近的，被日本侵略者毀壞成一堆廢墟的鄉鎮，沒有一所完整的宅院；因而此地的兵站駐在離七八里的一個山村中。而我們整天行軍使得腳板都麻木了，並且再出發還得經過這裏，便沒有一個入贊成到兵站去住。鑽子的當面有一家以前的雜貨舖，現在主人逃難走了，門板也沒了，滿屋塵垢的傢俱零落着——這便是我們昨夜的宿處。不過我們一到地頭，隊長便帶着軍用證明書，嚴於昨天那個運糧員到兵站去過了。他們答允照樣抽一匹力氣頂大的驢子送我們到下一站。隊長說那個站長還不停地搖着扇子，說：

「天太熱了，你們要求出發得愈早愈好是應該的。」

今天早晨東方將曉時，我們便起來將所有的被褥，衣物和書箱捆成兩大包，放在雜貨舖門前的台階上，準備出發。我們檢查完後，在隱蔽的甬道上站著和談着，聽得那個運糧員的運糧員到來。但是直至我們在飯桌上用過早飯，驢齒個樣子等拉着。太陽在蒼藍的天空昇了起來，照澈了整個荒涼寂寞的鄉鎮，樹影在牆壁上投着舌頭喘息着，樹葉裏中，鳥雀吱吱喳喳地吵得人心煩。我們仰起一下那顆紅紅的太陽，回頭來正從兵站運糧員的那條街道，個個人都變成那氣極燥燥的了。

「怎麼樣？」一個身體像體育家的同志挺着胸脯，挺着拳頭，要打我似地站在我面前，憤憤地說：「怎麼樣？我看索性登一天，他來了先撞他一回再說。指揮員，你死呢？」

我用調皮的臉和羞苦的微笑回答了他，當然，他們很可以看出我也很憤憤這個不會見面的運糧員，因為兵站方面絕不會騙我們，那麼，他搞什麼鬼呢？」

「這他一回，我主張！」一個同志激怒地叫道。

「贊成？不然簡直混球撞球！」一個俏皮地附和着。

「他是怎樣一個傢伙呢？……」第三個哲學家似地沉着臉思索着。

我在極度的心焦中，幾乎噴嚏笑了出來。但是一種頑強將領念頭扼住了。我願他們真愛七脚八手打起他來，我怎樣辦呢？他們都是新入伍的知識份子，這點實在不敢保險；而我們這隊伍也不許動手動腳的，這罵人也不許。防止這樣的問題發生，這時是我的任務。

「放冷靜點囉，」我說，「揍了他也解決不了我們的問題，這被我們的部隊紀律。」

他們立刻圍起我來，吵嚷成一片，說要殺一個消氣，工而不嚴格執行命令的傢伙。隊長和副隊長志到鎮外的路上等他去了，我自己只有取「打，他不負責任一來對付他們。我設想着他到那以種種惱羞。血是一個能忍讓的人還是一噴火藥，我無從預料；不過他的樣子似乎想將地插在我們兩個同志的脊中了。

——他多個地是一個非常可惡的人。

許久許久之後，當我們已完全絕望了，確信這天走不成了的時候，街道那端有個身材很小的人，穿着一身藍色的灰布裝，蓋在一頂陽傘一般大的草帽下面，騎了一匹黑油油的大驢子來了。那驢子在因為兩旁的屋宇坍塌了而顯得慌慌的欄上走得很穩，以有隊長他們在後邊小跑地追趕着。騎在驢子上邊的人却一頓一頓地搖晃着身子，這地用微作的女聲不清晰地唱着：

你趕你的驢子……只開我的店  
來來……往往，幫幫運運……

當到了我們眼前的時候，不知怎樣一下子，他身子一閃便滑下了那比他高兩倍的驢子來。他將驢用力地抽了兩下，驢子便高高地昂起頭站住了。

「就這細細吧？」他用眼睛打量了一下轉在合階上自行李驢子，無表情的看着我們，說。看他那樣才運一點因我遲到而感到的意思也沒有。在我們面前，他背對驢子的頭低着，手裡捏着繩子，像他是一根拴驢子的木樁。按他那樣小的個子看來，他不過是一個十五歲上下的「小鬼」；而多子的苗壯和臉孔的線條發現他確是「好幾歲的人」了。他長得一種怪模樣——怪不在於那古銅色的臉孔，給幾似的圓眼，和那扁平的塌鼻子；而是鼻子下邊那幾根好像便刀子割去了一塊，而且兩頰突出的牙齒中間的牙肉一顆也沒有了，形成一個漏洞。說話的時候，他的發聲的喉嚨封著，凡遇着舌音和齒音，那舌頭

試讀結束 需要全本請在线購買: www.ertongbook.com